

BB出世不能延期 疫情無礙產後服務需求



陪月員收半價

助困難新手媽媽



生兒育女乃人生大事，婦女的產後陪月服務可謂是必需品，但在經濟不景的環境下，基層家庭難以負擔聘請陪月員的費用，愛寶貝(產後服務)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 Zandra Wong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，在疫情下盡能力幫助每一位準父母，「曾經有一位單親媽媽透過我們公司想找陪月員，可惜經濟條件有限，未必支付到陪月員費用，於是我們就主動聯絡一些陪月員，問她們可否以一個較低價錢為這位媽媽提供陪月服務，最後有一位熱心的陪月員願意收取一半費用，這都是在疫情下大家守望相助的精神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



愛寶貝參與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舉辦的義工活動，向長者們派發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等抗疫物資。

愛寶貝現時有約200位陪月員，左一為愛寶貝(產後服務)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 Zandra Wong。

陪月員蘭姐：入門後即洗澡才湊B煮飯

陪月服務對準媽媽來說是必需品，愛寶貝(產後服務)香港有限公司旗下的陪月員蘭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，陪月服務暫未有受到疫情影響，她個人的陪月服務已預約至今年年底，不過無論在衛生要求或防疫措施上，僱主的要求也較以往為高，「過往我早上到街市買完菜後會先洗手再換一套乾淨的衣服才接觸BB，現在疫情下改為在僱主家中先沖涼以及更換乾淨衣服，在僱主家中全程會戴上口罩，將防疫準備做到最好。」

買餸速戰速決 減逗留街市時間

照顧初生嬰兒的衛生標準一向要求高，蘭姐進一步解釋，疫情下僱主也很體諒陪月員的工作，「坐月的菜式會以新鮮食物為主，我每天都會到街市買餸，所以需要以最快時間將食材買好，避免在街市逗留太長時間，到達僱主家後，他們也不介意陪月員在家中沖涼，烹調食物時一定會將食物煮到熟透，大家也希望將防疫準備做到最好。」

疫情下，僱主揀選陪月員時就更加用心，「僱主在見工時一定會問過往大半年有否到外地，以及居住地點等詳細資料，以確保請到安心的陪月員。」蘭姐坦言，在疫情下多做衛生準備不會麻煩，因為初生嬰兒免疫力較低，提高衛生標準是必需。

生意不減 預約期排到年底

蘭姐從事陪月員已有5年，在目前市況不景之下，她的陪月服務已預約至今年年底，「現在市況如此差，很多人都失業，我仍然有工開已經很好。」



陪月員蘭姐稱現時很多人失業，自己有工開感到開心。

愛寶貝 Zandra 明言疫情對其公司的陪月業務沒有影響，始終陪月服務也是必需品，所以她認為在公司有能力的情況下，都想為社會出一分力，5月底該公司參與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舉辦的義工活動，向長者們派發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等抗疫物資，員工在參與活動的同時，也可以增加對公司的歸屬感。

揀選模式由面見改視像

不過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，準父母的心理負擔難免增加，在揀選陪月員的模式也與以往有所不同，「以前僱主請陪月員通常會見面，但現在大多改為視像電話會面，這種模式僱主反而更有效率，一日內可以見到3至4名陪月員，又免卻交通時間，而簽署僱員合約方面，我們已改為電子合約方便雙方。」在衛生措施方面，Zandra 表示陪月員的衛生意識一向高，疫情下在街市買完菜後會在僱主家先沖涼，換了乾淨衣服才接觸初生嬰兒。

為減風險 聘24小時需求增

部分僱主為了減低風險，改為聘請24小時陪月員，「有僱主要求陪月員可在家中過夜，僱用期為1年，以照顧到BB一歲，其實現時父母聘用陪月員兩至三個月已較為普遍。」Zandra 道出陪月行業的模式已有轉變。

目前，Zandra 的公司每月營業額約60萬元，以中、高端客為主，同時也有基層的客戶，她稱如遇到經濟條件未必充裕的父母，盡可能都會提供協助。

薪酬吸引 年輕女性入行增

事實上，現時入行做陪月員的女性已有年輕化趨勢，「近年多了二十多歲至三十出頭的女性入行，主要原因是薪酬吸引，每名陪月員基本都有陪月證書，以及需要有愛心、耐性和良好溝通能力，因為產後媽媽難免心情起伏大，陪月員需要更有臨場應對能力。」Zandra 又提到，部分陪月員更持有中醫牌，對僱主來說更為吃香。

除了一般陪月員服務，Zandra 稱最近該公司與劍橋大學心理學團隊的專家合作，為父母做心理諮詢，服務包括如何胎教、小朋友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等，此服務推出初期反應熱烈，藉此提高陪月服務質素。



童裝網店：海外及本地郵遞皆延誤

新冠疫情之下各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，由於市民大眾減少外出抗疫，對實體店的衝擊大，不過經營網店也因郵局有限服務而導致貨品延誤，經營網上兒童用品店 Wonderbabies Nmami 的負責人陳小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，疫情下郵局僅維持有限服務，令到貨品需要延遲最少一至兩個星期才送到顧客手上，但又因成本問題沒有轉用收費較貴的速遞公司送貨。

訂單量與疫情前相若

被問及疫情持續逾半年，對其網店的生意有否影響，陳小姐表示疫情期間的生意額與之前差不多，沒有太大的跌幅，因為主要做網上接訂單，不是實體店所以影響始終較少，不過她提到早前疫情最嚴峻時期，郵局暫停服務，每星期僅兩次郵件派遞服務，以及部分確診個案多的地區如慈雲山等地的郵局關閉，才是最影響生意的原因，「其實疫情對我們的訂單影響不大，生意額與之前差不多，不過郵局時時停開，現在也只是維持有限服務，顧客都會問為何貨品明明已寄出，但隔如此耐還未收到，幸好大部分光顧的顧客都知道海外

訂貨需時，加上郵件派遞時間平均約兩至三個星期才送到，他們都會耐心等待。」

被問及有否考慮轉用順豐等速遞公司送貨，陳小姐稱因為成本問題，所以暫無考慮轉用速遞，「用郵局主要因為郵費平，家長們於網上買童裝也會格價，所以我們的定價不能太高，一件代購童裝只賺約20至30元，如果訂一至兩件童裝運費要30至40元，家長們會因而卻步不買。」

此外，代購童裝生意在疫情下還要面對另一個問題，就是供貨的來源地物流不穩定，「我們的貨源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，早前美國的童裝因為當地疫情嚴重，導致延遲了出貨，而日本則大致維持正常，考慮運費成本我們通常一次過最少會訂10件或以上童裝，每星期要出貨約30件童裝才能有利潤。」

經營網店已2年，陳小姐稱仍然會繼續做下去，「做了2年已累積了一批熟客，疫情下大家也很明白和體諒，都不介意貨品要等耐些才收到，疫情初期在市面上缺乏兒童口罩時，我們也盡力幫家長們四出搜羅口罩，以應燃眉之急。」



網店貨源主要來自外地，早前多地疫情嚴重，導致延遲了出貨。

兒童遊戲治療師：用zoom治療成效減半

以往會到學校為學生進行情緒治療的兒童遊戲治療師 April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，疫情以來近大半年已經沒有到校為學生進行治療，「除了到校為學生服務之外，我在上環和牛頭角也有地點進行遊戲治療工作，惟第三波疫情爆發之後，7月中已暫停見小朋友，直至最近才開始利用視像會議 zoom 進行網上治療，我都擔心暫停面對面的輔導，會影響一直做治療的小朋友康復進度，幸好大部分個案情況未有轉差。」未有疫情之前，April 幾乎一星期七天都會接觸個案，惟疫情下工作量大減，「以往我星期一至五會輪流上環和牛頭角的治療中心，與個別的小朋友見面做治療，星期六、日就會到其他中心開班，現在疫情下工作量大減六至七成。」

工作量減七成 收費也減半

為了讓個案可以繼續接受治療，April 稱近期開始使用 zoom 進行網上遊戲治療，但已預期成效不及面對面接觸般好，她解釋有些個案例如是自控力或抗壓力較低的小朋友，面對面進行遊戲治療可以即時看到他們的反應，導師可即時給予反應，同時療程會利用一些工具如樹葉、沙等不同觸感的物件去刺激

觀感，惟在網上進行治療就未能做到相同效果，April 認為進行網上遊戲治療的成效會較見面差一半。

雖然可以進行網上治療，但成效始終不及會面，所以在酬金方面亦較以往為低，「以往進行療程是400元一小時，現在網上進行療程則為200元一小時，長遠來說用 zoom 好難取代見面的方式，因為兒童遊戲治療是接觸人的行業，療程很靠雙方的互動。」April 也坦言，疫情下工作量大減也很難捱，因為每月仍要支付治療中心的房租，所以在校治療方面，近月開始籌備用 zoom 開班，除了可以繼續接觸小朋友之外，亦為日後復課做準備。

嘆政府對行業支援不足

被問及對此疫情下從事兒童治療工作有何應對方法，April 表示除了用 zoom 之外，亦會裝扮成小丑拍短片上載上網，與家長和小朋友分享一些與情緒相關的小遊戲。April 坦言政府在疫情下對這行業沒有什麼援助，「以個人身份申請的『保就業』計劃一筆過7,500元資助，我申請不到，沒有援助之下我仍然會支付治療中心的場租，壓力也不少，所以希望政府對兒童相關行業增加援助。」